

# 北史

傳七十一之三

30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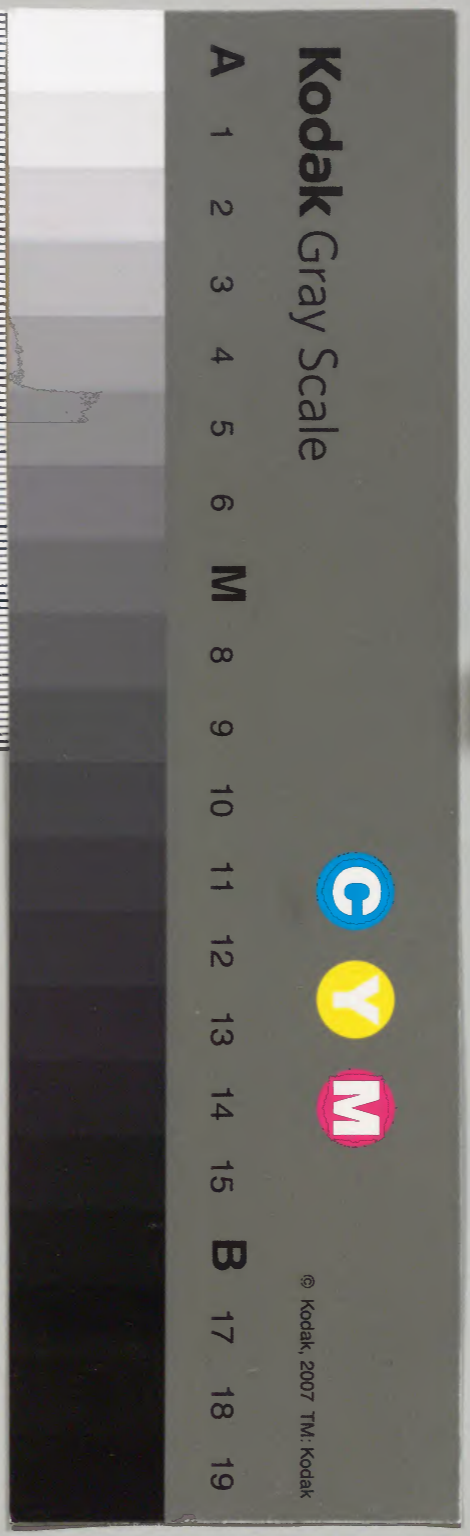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 書 門	正 史 類	函 架	冊 號
	五 九 五 九	三 〇	三 〇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九 五 九	一 五 〇	三 〇	三 〇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冊 號	函 架
五 九 五 九	三 〇	三 〇	三 〇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59
冊 數	30 ( 25 )
函 號	320 32

共三十一卷  
廿五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淺草文庫

温子昇

荀濟

和鳩敷

李廣

樊遜

荀士遠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虞世基

柳警

許善心

李元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穎

王貞

虞綽

王冑 兄冑

虞自直

潘徽

常德志 祖君彦

尹成 劉斌

劉善經

孔德紹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  
 之為用其大矣哉述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  
 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  
 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藍  
 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  
 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  
 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  
 三墨

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賁宏行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芝擅後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讐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

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璧選而異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然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間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弁朱彤梁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君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繁然可觀禮物緣清則寂寞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最爾美矣胡義周之頌國都是稱宏疊區區河右而羣者符於中戶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瀾龍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

高澗游雅等先啓之間聲聲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  
烈焉及太和左運盛情文學固以高頴漢徹踴躍曹丕氣  
韻高遠監藻或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  
改辭罕泉源言多曾聽潤之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  
則之奇綺合鑄聽之美眇歷二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  
翻河內常具吟按時類稍去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  
學苦如牛毛成詩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  
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心弟莊伯莊弟伯茂范陽  
盧觀弟仲宣頌丘李諧勃也高蕭河間邢臧趙國李鸞  
珍瓊瑤刻削起梓竝爲龍九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

温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  
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  
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頴八絃以掩之鄴都  
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  
鹿魏本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  
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  
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堂綸  
詔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  
建之朝常侍三時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述  
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

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  
 林薛道衡並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群小然  
 頗好詠詩公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  
 書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賢烈士及近  
 代輕豔諸詩以充圖書而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  
 爾懋趙州功曹參軍嶺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  
 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文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  
 託鄧玄以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  
 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  
 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

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也通直散騎侍郎常道  
 遜陸又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士基殿中侍御史魏滄  
 中散大夫劉仲威東夷國子博士不才奉車都尉陸道閑  
 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許道洽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  
 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儼太學博士諸葛  
 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  
 放懋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承琰前樂陵太  
 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充  
 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  
 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邁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  
李嘉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淑前幽州長史  
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  
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顥獲嘉令崔德儒  
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  
行司空祭酒陽辟強司空士曹公弼盧公順司空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並入館待  
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臨殿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

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博洽附會親  
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  
其外如廣平宋孝主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  
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剝業連屬陵夷纂遺文於  
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祖  
之徒咸舊鱗翼自致言素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  
魏晉憲章連尋駢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  
莫能常行焉然而筆直電瀉清言雲徹梁荆之風扇於關  
右在簡之徒斐然成俗流云志及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  
真五常之亦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

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  
此好尚牙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實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  
便於時用文章音宣於該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  
也若能撥被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  
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  
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  
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  
亦二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聖躬為樸發號施令

或去淳蕙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靡故憲臺執法屢飛霜

煬帝初即位又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

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當竝存雅體歸然

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

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

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息九州攸同江

漢英靈燕趙音俊茲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濁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

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隰人會稽虞世基河東



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馬楊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  
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表躍裴敬憲盧觀封蕭邢臧裴伯茂  
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  
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述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  
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  
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  
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  
崔儵王頊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由貞庾自直潘徽  
爲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頊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

溫子昇傳云

### 溫子昇傳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  
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之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寬句  
因爲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  
昇初受學於崔靈思劉蘭稍勲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  
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  
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  
見溫生深雅明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  
平初中尉東平主任博及辭又以爲御史同將射策者八

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塞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  
選者爭相引決。任使子昇當之。皆受命而去。塞謂人口朝  
來。靡旗亂轍者。皆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  
釋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至。神雋行荊州  
事。引兼錄事。參軍被敕。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  
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  
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負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  
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  
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與

子昇舊識。以救子。騎潛送。子昇得還。冀州還京。李特執其

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德自具。無復官情。閉此讀書。

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力為高。主客郎中。脩起居注。

曾一日不直。一黨士大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

逃遁。天穆甚怒。人代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

容為此。使和放。及天穆將討邢。不召子昇。同

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才不用。豈懷前忿也。

今復不來。便。死。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

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知賞之。元顛入洛。天穆召

子昇。問曰。欲向京師。以武卒失。

守我此狼狽元惡新入人

王若冠後京師奉迎大駕

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

入禁帝深營為額任使者多

謂子昇曰恨不用卿

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

北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

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

正樂使張泉寫子昇文筆傳

往討之必有在無戰

平也捨此北度竊為大

昇還洛額以為中書舍

默而子昇復為舍人天

正貞即仍舍人及帝殺

不變曰勅榮不視之金朱

鎮南將軍

本州大中

日曹植陸

和德在於此土浪我辭公數窮一百六陽夏守傳標使吐谷

澤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

嘗云江左文人未有頽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

昇足以陵頽樂謝含任吐沈楊導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

辭人比力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

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

郎嘗詣梁客館文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請人當賀稚子昇合陳辭子

升父恒祀乃從陸探焉及元僅劉思遠荀濟等作亂文襄

疑子昇知其謀方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請晉陽獄

食藥禱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惠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公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懷家及是見耕場惜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辭遲暮乃下拜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首韻

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其父慎仕魏歷上黨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為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亦其

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  
 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感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  
 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  
 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  
 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既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  
 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餓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傳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  
 才思少與趙郡李襄最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  
 中為崔暹精選御史皆世官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南臺之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勳業命掌書記人

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  
 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  
 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  
 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  
 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為異義書於  
 崔暹曆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荷氏人也祖玆父衡竝無官宦而衡  
 性孝喪父負土成墳植石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

學其兄仲以造獲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  
愛安還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馬氏謂曰汝欲謹  
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共藉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  
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  
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  
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  
廣勅海封老球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  
暹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  
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  
成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而高懸之  
德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廬第  
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  
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  
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  
言見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去承陽斐不能却尚書令回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  
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  
命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云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

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遠衆  
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官一納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岳假  
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  
得脩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  
尚書崔昂舉為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  
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吳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  
馬敬德許敬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豆道  
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  
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二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  
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糾繆者多遜乃

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  
已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是十本  
以相比校然後殺育今所雠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  
司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  
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谷前  
黃門郎司馬子瑞英國子然酒丞葉與並是為書之家請  
臨借本參校祕書監司謹移尚書都堂凡所得別本二千  
餘卷五經諸史如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欲下碑序今孝  
謙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公序也陸標伏渾卒為僧使  
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今魏潤之收不能改一

北齊書卷之十一

十三

八年減東西二省口更定選貢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  
人楊愔言於眾曰後主清後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  
蘇孝謙凡案斷判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  
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  
外司馬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為主書  
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肩  
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崔方相送  
葬仍前所送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  
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之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  
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傳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  
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  
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過  
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  
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  
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深琅邪沂人也曾祖儉祖寔父規並南史有傳  
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必儀古談笑博學中傳七歲能



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為吾宅相  
 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丞西華子雲震  
 之姑夫也特善草隸憲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  
 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華遂以宗都陽王恢  
 女妻之襲爵南昌侯歷位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  
 史父侯景陷建鄴襲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  
 元帝嗣位襲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  
 掌奏既名承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  
 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  
 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

又其政府百僚皆楚人也且顧都郵郢管召群臣議之  
 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深大府卿黃羅漢御史中  
 丞劉劼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二氣遷徙  
 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襲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  
 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  
 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襲都督城西諸軍事備  
 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襲遂與眾俱出見社國  
 一謹甚禮之襲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  
 文士並和之而襲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襲與王克劉  
 劼宗慎殷不坐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

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廢  
 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  
 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褻及般不言無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饌甚厚褻等亦並荷恩賜志羈於  
 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褻  
 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褻賦詩談論恒  
 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  
 象經令褻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政體  
 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  
 議凡大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  
 空乃掌綸誥乘輿行幸褻常侍從物歸與梁魏亡汝南  
 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褻在寺通觀知音問  
 褻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子才鼎

庾信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  
 而俊邁聰敏幼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史傳具長八尺  
 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有言為梁太子中庶子  
 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將軍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  
 子東宮出入禁闈因禮莫與比隆既而文綺盡世遂為  
 徐庾體而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又童辭令盛為鄴下所權  
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北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  
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  
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復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左衛  
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  
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濟縣  
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與  
王諱史人等之時陳氏與周世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  
待國降氏乃請上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三

不善等信及疑也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  
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  
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託焉唯主襄顯與信埒自餘  
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  
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  
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傳附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立  
善周官左氏學俱兩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  
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

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陲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書記遇侯景陷郢州頗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益州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孥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之宜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召為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太泉池以為中書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宣乃曰且復由且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

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素伯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以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勳要者所憾常欲害之崔季舒等特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勸無名得免拜除首領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官者侍中鄧長顙進奔陳策仍勸募

吳士千餘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志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  
送珍寶與吳王高青州且守二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歷  
雖不從之推案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  
大象末為史上士隋開皇中大子召為文憲子深見禮重  
尋以疾終右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之推  
在齊有二長曰思魯父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魚  
魚身目為序

弟之儀字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  
可賦岸獻洪元帝荆州領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

俱得游梁應貞兩出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尉良深江陵  
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  
上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  
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  
累諫獲賞即千宮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  
大將軍御正大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  
之儀犯類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  
舊每優容三殺二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死  
後以其諒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  
隋文帝為冊少主之儀知恭帝自拒而弗從昉等草

詔要有記通

署之儀屬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選嗣子幼

冲阿衡之

仁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

德合膺重

司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

神器假人

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

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

曰此天子

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

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

訖徵還古

節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

清靜夷直

務之明乎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

人朝文矣

望一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

節而不可奪去

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白石

十一年卒有

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

靜喜溫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

見而歎曰南公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

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令潘陸也

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

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

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資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

平嘗為五口計以見情文理懷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  
 詩一幾拜史令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  
 顧言博學自才世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  
 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  
 京毀骨立付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  
 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筋帝使謂  
 口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數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  
 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  
 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  
 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  
 基口授節度世基至一省方為敕書日旦紙無所遺續

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  
 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  
 發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  
 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  
 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  
 惟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一人以高穎張衡  
 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言取心不敢忤意盜  
 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古告敗者乃抑  
 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

鄉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聞賊頓如此我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風竊雖多未  
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  
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山而丞元善達  
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數萬圍洛京都賊據  
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  
沒因歔歔嗚咽帝為改谷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  
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  
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  
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矣世基氣貌沈重言多合

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當

性驕活世基

感之志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獲剛天  
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眾鄂官賣獄賄將  
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於世南素士而清貧不二  
未嘗有所贖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忿守文化及  
之越逆也世基乃見善長子肅好學才蓋一時人稱有鳳  
弱冠早沒肅弟興大業末為行璽即次子素璋立為義郎  
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及知而告然曰事勢已然立將濟  
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然曰棄父背君永無何地感  
尊之懷自此訣入及難作兄弟竟謂先死行刑人矣世基



殺之

柳誓傳

柳誓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懷南史有傳  
 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  
 後蕭察據荊州公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  
 廢拜開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三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積虞出南王冑朱瑒等百餘人  
 以充學士而誓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  
 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誓為序詞甚麗麗  
 初王屬文數便信體及見誓後文體多變人壽初引為東

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母方口入  
 內與之宴誓誓尤俊辯多吞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  
 嗜酒言雜誅諧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  
 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濟輩莫比  
 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閣言  
 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輿會輒遣命之  
 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  
 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酒輒  
 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  
 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忠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

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  
 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  
 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十五解屬文為歲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  
 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擢度支郎中補撰史  
 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吐遇文帝伐陳禮成  
 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出繫館及陳亡上遣使  
 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三日數言言

禎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  
 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  
 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  
 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  
 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  
 含章閣上召百官賜宴言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  
 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  
 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  
 毫帝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  
 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

德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  
又奏追李之博陸從典等學著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  
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  
禮樂祕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  
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  
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為儒者徐文遠為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為學官  
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  
符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  
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作湯總尚

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都  
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漢  
人使微接對之滄將反命  
餞送微以餞送為重敬表  
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  
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  
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至  
異文不知以敬為輕吾何所  
全以為輕但施周處殊美  
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

與百寮咸議為虛  
不涌日闕於伯衛  
還本府分道追至  
明此何可捨蘇威  
以免罪煬帝可免者  
吾心共周羅喉虞世  
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  
列事得釋而甚惡之又

七

二

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善心議以國哀南爾不宜  
復竝謂極高極尊乎空若郎降品一等四年撰方物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日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  
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  
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合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  
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時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  
在途令微於馬上爲賦 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  
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濬爲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  
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  
部儻今儻爲序煬帝嗣心不軌大方振長策感召風

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王嘉勳符成之地  
致革命初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衰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實登  
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化泊辨友  
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杞乘車擅一家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必俱稱百谷之王竝以  
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茲速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  
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立四王克昌四  
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

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文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  
 忍於無刑蕩蕩魏魏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頡錫胡侵洛沸  
 騰埃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石郡廟有  
 序廟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與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於序  
 補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  
 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  
 書喪壞籍銷盡家壁行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  
 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隊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

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  
 識口誦依舊目錄三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  
 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毒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  
 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緇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  
 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頽退屏無所交游  
 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三隱之筆未見  
 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未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  
 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淹覆池  
 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  
 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文並缺落失次

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送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二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守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 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成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面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乎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誦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西面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率曳遂害之及越一冊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八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

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太后講讀封永樂郡  
君及善心過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人撫柩曰能死國  
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上於教義名理特  
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  
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  
事惟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  
錄如選用踈謬即安之臧不道衡每得共語莫不忻然從  
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曾安如也雖衣食之

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  
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  
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  
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  
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  
用之以爲歡天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  
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  
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  
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索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  
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賦賄吐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

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此謂魯不辯俊舉才謂為儒林

伧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觀者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公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南人也世任江左祖僧紹父山賈竝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无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



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也并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  
邊有脩竹并令克讓誅之克讓覽筆輒成空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責其貞心其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  
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  
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諫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  
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  
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  
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脩禮議樂當朝典故多  
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  
傳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  
續名僧記一卷卷二十一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  
為國子祭酒克讓少遊博涉群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  
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  
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傳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  
才為邵陵王東宮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  
為中書侍郎周家字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封檄  
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監田  
令畿伯下六人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

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一翁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軍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在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在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父之乃悟此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嗜覘以音同父諱訥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 諸葛穎傳

諸葛穎字漢升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

資平允博芳道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頴性褊急與柳誓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有子嘉會

### 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

隋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卷為啓陳謝齊王暕集其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 虞綽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鮮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託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

校書郎以潘邕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  
 虞日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賜隆洽  
 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  
 之不可勤於海上以度遠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  
 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  
 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疎人也帝領之時禮部  
 尚書楊玄感稱其忠貞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  
 之遊其旌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  
 其絕交者帝知君敗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帝嘗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

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  
 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  
 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計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  
 而玄感之遠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  
 信安公家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  
 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  
 德為人誅前群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並  
 曰身謀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不  
 圖脫衣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  
 得以擊賊自効信安使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

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傳冠齊傳附

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  
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  
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  
晉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  
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  
賞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此  
蓋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

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  
二人為準的徒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  
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穎所嫉  
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  
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從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  
為吏所捕坐討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  
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  
官

庾自直傳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  
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  
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  
善性恭慎不忘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  
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  
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  
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傳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沖講壯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  
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  
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  
之奏後數月述諸善心曰  
墓哀充蔡徵等同往送葬  
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

又儒之士徽一曰禮  
節令隋遣魏洽聘于陳陳  
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  
却其啓而不奏洽曰曲禮  
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  
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  
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  
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  
加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  
十六名也春秋有莫缺妻

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  
稱賀述諷御史熱之古遷  
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  
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  
因問鬼神之事教善心與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  
未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  
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  
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  
上天之瞻命膺下土之樂

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  
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  
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  
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

昨對遂從而

士嘗從後

口述恩

何韻

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  
多罹其患繼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為  
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  
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程君宜孔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  
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主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辭  
理想壯其為時人所重每必加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上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  
族人正卿亦知亦侯有傳

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  
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心瑛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監丞寶建德署為中書  
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遵南史有傳斌有詞藻官至信都司  
功書佐寶建德噫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  
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粲度信顏  
之推虞世基柳警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上貞虞綽王宙等

並極南王譽望王又加之以才名且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  
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  
並編細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  
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第七十一  
北史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北史八十四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馮引

閻元明

吳悉達

三續生

李顯達

會跋

張昇

王崇

郭文舉

荆守

秦漢

皇用選

張元

王頌 第頌

楊慶

田翼

細因

劉仕儔

崔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曰唯見云夫孝二皇五帝之本務萬世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三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

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三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  
具守其祿位足夫足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微烈於當年揚  
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敷其  
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質弘正道以勸其俗觀其所由在  
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  
若乃縮銀黃之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  
倉庫書於問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  
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  
且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亦  
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豈非常倫斯蓋  
希矣至如溫林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  
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今明教化以  
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  
其然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  
為易矣長孫盧奴等闢稽古之學無後偉之才或任其自然  
情無矯飾或為於天性勤其四體止竭股肱之力感盡愛  
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  
感難致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  
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者之天也不其然乎宋魏書列

趙瑛長孫慮之伏侍獲益德重洛生楊引簡元明吳志達  
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宗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  
李棠柳禮社叔毗荆可秦英吉王甫選張元為孝義傳隋書  
列陸孝師田德懋薛清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細因劉仕  
備四郎方責程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瑛  
李棠柳禮杜叔毗陸孝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之餘  
竝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具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  
致死具為縣囚執訊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於孝死  
無餘懸直以謬誤一朝橫禍公母喪未殯父命曰公慮兄

第五人竝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  
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  
命使嬰弱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  
為仁兄為情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  
從意流

乞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須收曹尚  
書時尉平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  
河南宗氏二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丁左率申坦兄女也  
歲餘居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極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  
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

賜外公私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甲午論  
八十伏深二聖無聲親自扶按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  
六表妻遺遺復為長乘郎將卒

孫益德無子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  
家哭於墳以待縣官尋又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  
悲罪特免之

言洛生代人也所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重  
書慰之令自剖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毋勿令  
有滅性之譏

陽引郎郎襄人也二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菽食  
粥麤服拉髮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  
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  
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文安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  
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  
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  
年母之體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弟雍和尊卑  
諧穆安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

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  
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鳳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  
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弟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  
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所  
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  
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口不繼賓客經  
過必傾所有每守辛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  
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

頌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田 叔贈悉達父勃海大

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 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

呼誘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祖以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頓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與悴有過初喪有  
司奏聞標開復役以彰孝義時日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  
宋世仕漢中母妻因殯彼後竟歸魏遂為隔絕承宗性  
三孝高田投險偷路自喪還京即黃道行郎孫惠蔚聞之  
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夫於吾人乎贈蓋禮如舊相識  
三續生榮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哀而後起及終禮  
制履屨盡遺有司奏聞宣武詔標門閭號其往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  
形體枯悴六年履其墓側哭不絕聲殆死滅世州牧高陽  
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龔武榮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  
憂毀瘠見潁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曰宗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衣毀過度形骸枯悴  
有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汝嚴不侵其閭州表以聞

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苞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  
養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殯發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濱所書哀泣鳩鵲至有一  
鳥素質黑睛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下

公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雷所經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  
王崇田畔風雷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父過崇地風雷

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  
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出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  
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  
上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既足負土培

祖父一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  
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  
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二日悲  
號擗躄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多巡廬哭甚側晝夜悲  
哭負土成墳蓬髮不御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  
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  
及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與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  
風化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可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  
喪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

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  
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  
可妻子於京城汨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祖平板白賴州刺史大統中板翟郿城郡守族性至孝事  
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  
汨抑害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祭先  
復相友愛墜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天泣無時  
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  
鄉里咸慕其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共狀有詔



未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室三里  
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  
厥異

皇甫遵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  
睦遜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  
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  
曉之勤力夫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廻五十餘步  
禪窟甬書室兩而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遵食  
粥枕由櫛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  
有鴿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遵者經月餘日乃  
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遵皆受而不食悉以營  
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雋任  
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  
孝行繼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執欲將  
元就并洛元固不肯從謂其本負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為不肯洛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親元不能褻露其體  
於白日之下祖更而捨之南隣有一杏樹杏熟多落元園  
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  
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

更乘三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教又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元克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言者得視之三元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三六八師乎元為孫不若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言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銀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啟為靈見六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復祖卧疾五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能勝

三六扶位 及祖沒時 幼絕而後蘇 隨其父 十歲不 一二二 日鄉里咸歎異之 縣捕士楊軌等二百餘人 其狀有記 表其門閭

三頌字真孝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儉儻有文武幹局備歷侯王將相荆州遇梁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聖其父為周師所殺燒燭而進食頌乃蘇哭不絕聲既而晉王至關關書布衣蔬食藉草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上儀同三司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遠功加開府儀同三司獻取陳之策上臨元而異之召見言畢上歎其忠勇之臣遂大舉伐陳頌自請行

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關  
悲感嗚咽之中時身有人投藥比瘡而瘡不痛時人以為  
孝感及陳感通聖在父在時志未得十餘人對之涕泣其  
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解脫已重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  
先早死不得寸刃之邪請發其在隴斷觀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頌頌陳謝曰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  
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靈諸人請具鐵錘於是  
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靈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  
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  
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

昭有司對其戰功并加往國賜物五千段 頌固辭曰臣緣

國威靈得靈想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其有惠政卒於靈州刺史

弟頌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王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

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頌所責怒於是心激始讀孝經論

語書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

勤學累載遂編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

善談話年二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頌所

為性識顯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編記異書以博物稱又

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歲不違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

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  
祭酒元善講孝經頽與相論難詞義鋒起言往往見屈帝  
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  
王諒府諮議參軍主其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  
次廢黜潛有異志頽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  
反多頽之計也頽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  
戰頽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  
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  
之計謀不滅楊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  
執以成堅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  
之石室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  
求頽屍得之斬首藁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  
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宏  
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頽  
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  
帶者七旬及后母憂哀毀骨立費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  
間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  
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壽無遂親嘗糞惡母欲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  
死鄉人厚其葬之

細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  
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  
鬱茂夏恒青有鳥棲上因擊聲哭為即悲鳴時人異之  
周武帝表其節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  
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後復榮隋文帝  
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德為累德里

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  
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邑養  
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十  
六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  
冬不衣緇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  
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  
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莘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

其母忘秋容貌毀悴鬢髮皆白母終遠絕柳沐髮盡禿落  
膚亦差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  
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  
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  
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  
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  
衆

徐孝廉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廉儉  
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少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廉所  
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廉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

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公自為朔望享祭養母  
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亡疾孝肅親身燥濕  
憂公極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如蔬飲不盛之單縗  
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  
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父廬於墓側  
亦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  
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與自然之  
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若入一也長孫憲等或出  
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茹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

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  
靈滅性雖希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卷之四十四

蕭梁書卷之四十四

蕭梁書卷之四十四

蕭梁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第七十三

勸善

北史

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洽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景清

劉侯仁

石道興

鄧洪柱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間

郭琰

沓龍超

乙連孤佛保

李蒙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莊大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坤

杜松贊

郭世儒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三者誠古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美也義則輕生則死有重

大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迷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能逢殞命於夏祭作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云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

顛隳亦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元危授命雖斯文不墜二切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亦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懷懷

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  
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  
胡小彪孫道平李几張安祖王間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  
郭琰杏龍超乙遠孤佛保及周書卷節傳李棠杜叔毗附  
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  
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儻亦附之以備節義  
傳云

傳云

時為謂者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  
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  
跋曰人牽逼令人見跋不拜跋令人素其項什門曰馮主  
拜也詔吾自當主祭敢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  
跋然初不撓跋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  
被逐後福益之奇而拘留隨身不覺被壞略盡蟻虱被  
懸跋遺以衣服而不得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  
乃送什門歸什門書什門與跋之蘇武賜羊  
二千匹進為一太夫奉告宗廟班示天下  
跋進不知何許人也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

圖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天

高遂為賊殺帝怒之追贈安北

將軍昭烈帝顯天侯蓋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行義真

右初縣令黃宣在任喪

妻宣嘗言無不親又其祖父

以有行義真右初縣令黃宣

在任喪

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

遠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

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

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

行著州里詔立標榜門閭

沒固東郡梁城人也為秦州

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人比皆送至河上時式子

式始尚幼式大言於眾曰

程即女何如人也曰古今豈

殊遂便漚還不顧徑來入城

於式婦聞抱憲歸藏及捕者

收憲屬石一婢產男母以婢

兒授之事尋世因一獲憲逃

避放始歸憲即為固反育

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

遂後高祐一兩究州刺史嘉

回節美以為王導

王玄感伯農北陳人也獻文

崩玄感立草廬於州城門外

哀慕流涕天賜無時刺史

荀勗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

先帝澤被生靈玄感不勝悲

慕慈心如此不知禮云詔問

玄感各有所訴聽為表列玄

感云聞謹悲號請諸臣同例

無所不謂二三自始家財

盡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二信供一王六吟日靈送白紬袴褶一具與云威釋服下  
州今表吳三

事與代人之獻之時為內三郎獻之暴崩張謂人曰聖主  
昇遐安用注為遠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  
百匹時有勸動部人誣拔寅兄地一坐盜食言焉依制命  
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第殺兄弟事死辭不能定  
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  
力死戰眾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  
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  
委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勇被執終不降屈後得  
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負外散騎常侍  
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  
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  
不拜呼出帳命眾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  
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  
齎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  
言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

三十八皆求可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  
各分徒之三歲乃放還孝之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  
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  
軍喪三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  
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  
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  
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鼎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穎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

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

殺其妻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以承遺業

侯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救

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控撻侯仁終無

漏泄肱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刑籍叙一小縣

詔可

石祖與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彰縣令和真等喪亡祖

與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

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

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朔城歸款以除  
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受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  
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  
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  
甄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  
遂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政圍  
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  
豐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

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許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  
壽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邢蚪遣長史和安  
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  
文熾掩襲小彪珍寶會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  
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雖盛此城不來豈若歸款取其  
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進軍逼小彪與和安父言小彪乃慷慨  
慨謂安曰我柵不防高城固守安父言小彪乃慷慨  
堅守魏行高傳梁州刺史和安言不得終遂  
害之三軍無不歎服其忠義也  
蕭世澄陳之結等十一人合謀殺世澄其氣既結以

世澄曠其屍柩乃獲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寧初為賊將盡休等所虜面縛

臨刃巡遠河塢令其妻解縛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

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賊首行瑩宗靈恩遣使宗

文等百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文等巡城令其改辭

文等六言天旨垂至堅守莫降賊怒各剗其腹然後斬首

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

襲遣使詣所存帛祭

李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

九十八口長河濟濟清風禮著聞至於作役早幼競集鄉里

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

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

停屍陌巷棺殮無訛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

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

同居魯郡蓋雋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

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繫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

藩邸琰以通侯被知及即仁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

武西入攻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漢陽關大都督大統中  
齊神武遣大都督曹恭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  
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  
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  
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  
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  
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  
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  
賊攻圍既久糧矢力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

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  
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  
大梁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  
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之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閭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  
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  
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  
令賊得言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  
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



感諸著作錄之

二棠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  
有言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喪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  
父元胃身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為北  
豫州刺史請棠為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  
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眾據城遣棠詣  
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  
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撫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撫乃  
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至我不為爾移志也遂

害之子敬嗣

杜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  
城太守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脩  
府中直二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  
毗詣蕭暹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  
榮參軍劉暹謀以城降武時毗兄君錫為脩中記室參  
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榮等  
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榮等禽之城  
降榮至長安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  
之前不可追罪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

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割腹解其志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菴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歷任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漢壽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

軍甲腰帶及剥樹皮食之二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

游元字益公合廉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任周歷書春令誥尚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即位遷尚書度支郎遠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在朝請曰天子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執力傾朝廷遣家僮送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表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

元引正美言之遂見困竟不屈郵見言帝甚嘉之贈銀青  
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七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威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

為肅州督務會與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

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

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

又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為

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于航賊孫宣雅石祗闕郝孝德

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

褒揚今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匪長才石子河等

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

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

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犒山須陁列八營

以逼之孝友窘迫而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

等眾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

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眾十餘萬

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

霍小漢等眾各萬餘據海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

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齊州通守時李密說

讓取洛口各處運梁陽須陀垣之讓澤而還須陀乘之密  
先伏數千人邊擊之須陀敗被圍潰出左右不能盡出  
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郡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撫之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位毗陵太守善會具

業中爲郿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  
皆剋其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湯帝遣  
將軍段遠討之且誦善會進計於遠遠不能用軍竟敗後進  
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

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于時  
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  
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  
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  
甲楯三劍進拜清河通守後從楊義臣斬遼南賊即高士  
遠傳言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寧建德所陷建德釋  
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  
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亮字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祿楚少有才學性鯁  
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

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  
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  
書左丞石光祿大夫封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  
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逆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  
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  
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  
頗解屬文性剛嘗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  
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

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  
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  
父之尊居母之位齊叔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暮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  
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其父  
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  
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  
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  
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  
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

親繼親既無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  
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  
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為白也  
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敷之以孝慈弘之  
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  
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二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  
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忠漢本為士計詣京師  
而兵魏隔絕志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忠死後為東平相  
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  
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  
復何足云乎又晉鎮西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  
薨伊不服重祜妻表明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  
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以服之制不得緣恩  
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於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  
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也者知子之美分定然後能  
尊父順名崇禮篤敬尚以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  
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乎今又云繼母慈母本實  
路人臨己養已同之骨血若夫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

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養之上禮有倫  
例服以稱情母本以名服藉恩之厚薄也至如兄弟  
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  
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  
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  
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  
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是日心其義  
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以供奉祧廟奉  
養己身不得使宗身歸其故宅以子道爭本父之後妻也  
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本父亦可無心喪  
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  
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  
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  
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以之辭  
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之傳云  
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得有異乎不然  
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必本生  
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無節  
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辜奏音從子綱之議歷新豐  
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綱為

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  
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楊留守尋遣於  
江督運為賊吳某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  
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  
請以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  
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徙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  
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還者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  
臣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  
而退時圍甚急行將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  
事勢浮之黃河必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  
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  
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  
等俱遣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  
無降心其妻入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



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該而倒君素亦知事必  
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歎敬常謂將士曰吾是落邱舊  
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  
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  
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眾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六  
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天業初  
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  
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  
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

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  
浸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  
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賦污孝意清節彌厲  
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  
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策謀應  
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立周末攻孝意拒  
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  
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  
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  
下祥見百姓驚駭其戒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  
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  
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  
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  
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  
城遣兵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  
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  
卒飢羸爲密所陷李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倉內送之  
羣賊曳令拜密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  
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  
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爲  
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李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  
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十  
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見賊被執使詣城中云郡兵已破  
官軍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寧遠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曰春禽前賊以刀架其口引之云松  
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脣擗口塞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

通考

郭世高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明雍熙七年同居大冢  
同乳鳥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  
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郎史佛或巡省河  
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督聞而嘉其賜其兄弟二  
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高與從父弟雙貴同后隋明皇  
中方貴寓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  
雙貴問知之志恨遂向津毀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  
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  
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  
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  
有所在其六則元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  
著與河海無流峻極所標共竹柏而俱茂立鶴履之所  
致身沒名之豈徒然也

列傳第七十三

卷之十四

